



第一章 中美貿易戰的簡單回顧

自中美恢復邦交、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雙邊貿易規模在不斷擴大。據中國海關統計，2018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總額6335.2億美元。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美國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截至2018年底，中國企業在美累計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33億美元，佔中國累計對外非金融類投資金額的3.7%，而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70181個，實際投入851.9億美元，分別佔中國已批外資企業的7.3%和4.2%。¹從根本上說，中美經貿關係，已成為緊密相扣、不可分割的一環。然而，正是這經貿關係密不可分兩個世界大國，在2018年開啟了一場持續至今的貿易戰，也被稱為是“迄今為止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



¹ <http://us.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905/20190502859509.shtml>.

(一) 中美貿易戰的緣起

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佈對華展開貿易徵稅制裁，一度令政界和國際關係學界嘩然，但深入思考，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開始出現越來越頻繁的趨勢，摩擦升級已早露端倪。可以說，中美貿易戰的爆發，既有特朗普政府的突發因素，也有着中美兩國之間多領域衝突和摩擦的更為長遠而深刻的背景。它既是一場中美之間貿易上的爭奪，更是中美兩個大國長期爭端的一個貿易爆發點而已。

一般來說，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被認為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重要原因。隨着國內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完善，生產力被不斷釋放，生產能力迅猛提高，再加上低廉的成本和定價，諸多組裝工業從亞洲新型工業國家逐步轉移到中國，中國逐步開始轉變為“製造大國”，美國則成為中國重要的商品輸出國，這就導致了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的顯現。根據美方統計數據，中美貿易在1979—1982年均為美國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首次逆差（中方統計數據為1993年出現首次中方順差）¹。無論中美貿易逆差究竟是在哪一年開始正式出現或者這個貿易逆差的數額究竟是多少，毋庸置疑的是，兩國貿易逆差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開始呈現日益擴大的趨勢（參見圖1-1）。據美國的貿易統計資料，2017年美國對華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755億美元，佔雙向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59%，

¹ 關於中美之間貿易逆差統計的問題，已有相當多的論證，主要集中在雙方在進口、出口上統計口徑的問題，詳細可參考中國外交部1997年發佈的政府白皮書《關於中美貿易平衡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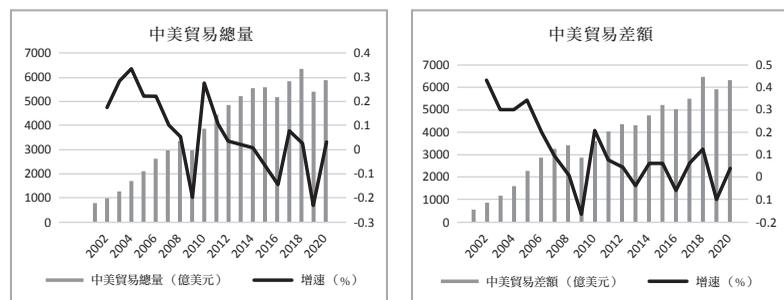
同比擴大 13%。

應該說中美貿易不平衡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老問題。只是特朗普政府對這個問題採取了和以往政府完全不同的戰略和策略。在奧巴馬時期，美國主流觀點基本是希望可以“勸服”中國加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遊戲規則，自動調整自身的經濟體制和對外經貿規則。奧巴馬在任期間，曾經試圖簽訂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應對中國的貿易問題。隨着兩國經貿關係競爭性的持續增強，美國已經逐步意識到，兩國雙邊關係中的總體均衡已經不再可能通過既有途徑來實現。商人背景的特朗普則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就關注美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並將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及促進製造業的發展確立為其競選美國總統的重要綱領。因此，中美貿易戰的時間節點雖然存在一定的突發性，但從美國長期的利益考量上來看，美國勢必會採取一定的措施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而這樣的貿易摩擦升級則是很難避免的。



與其說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使得美方感到強烈不安，不如說是貿易逆差背後所揭示的全球範圍內產業鏈結構的調整使得美國在內的諸多發達國家開始思考其應對之策。美國的學術界和政界普遍認為，隨着全球化的推進，發展中國家逐漸進入一般化工業大生產階段，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一方面繼續發展新興技術產業，佔領高端產業，另一方面受到發展中國家廉價替代品的衝擊，本國傳統製造業開始重組、外包，直接導致美國中下層民眾工作機會的喪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壓力日趨顯著。¹ 全球產業鏈正在發生着不可逆轉的重構，在這種重構中，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正在不斷攀升，而美國的霸主地位無疑受到了嚴重的威脅。這種全球產業鏈重構與雙方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變化引起了美國國內社會的不安，也引發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強烈不滿情緒。

中美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引爆點是中國在產業發展和科技變革上的一系列舉措。2015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公佈“中國製造 2025”計劃，提出將在 2025 年把中國從“製造大國”打造為“製造強國”的重要戰略目標，且要在 2035 年實現中國的製造業趕超德國和日本的目標。該計劃也重點提及了中國接下來要重點發展的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業、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傳播、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



來源：作者自製。原數據來源：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統計局。

圖 1-1 中美貿易額與中美貿易逆差

¹ 李鑫茹，陳錫康，段玉婉，祝坤福：《國民收入視角下的中美貿易平衡分析》，《世界經濟》2018 年第 6 期。

汽車、核能或可再生能源電力裝備、農機信息整合系統、納米高新材料或模塊化建築及生物化學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戰略領域¹。這也是中國科技創新和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此，中國國務院組建“中國製造 2025”的戰略頂級領導機構——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條例，為其創造條件。中國對於製造強國目標，不僅僅是一個行動綱領，而是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未來十年中國製造業發展的詳細計劃，並在國家戰略層面提供了諸多支持。可以說，這是中國戰略發展的重要一步，也是實打實的一步。正如該計劃書中所表明的，“我國製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雙向擠壓’的嚴峻挑戰，必須放眼全球，加緊戰略部署，着眼建設製造強國，固本培元，化挑戰為機遇，搶佔製造業新一輪競爭制高點”²。該計劃的提出，加重了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內的美國主要政治精英階層對於“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會進一步導致美國中下層民眾喪失就業機會”這一觀念，也加重了美國國內對於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以及美國在目前國際秩序中的掌控者位置的雙重擔憂。

特朗普在 2016 年競選美國總統時就宣稱，巨額貿易是美國對中國能夠施加的唯一影響力，而後又批評中國這個亞洲生產基地拿走了美國的技術，操作貨幣，降低商品價格，以低價戰勝美國公司，佔領國際市場。2017 年 8 月 14 日，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正

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2 同上。

式發出備忘錄，要求美國商務部針對進口鋼鐵及鋁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展開調查（232 調查），隨後美國貿易代表處根據《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於 8 月 18 日正式啟動對中國在知識轉移、知識產權及創新等領域的作為、政策和做法等方面的調查（301 調查），以明晰在此過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或者歧視的做法，及對美國商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在 2018 年 3 月公佈的《301 調查報告》中，美國直指中國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並認定其目標就是“在技術領域，特別是先進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以取代美國，統治全球市場”。在具體舉措上，中國採取了四種手段，即不公正的技術轉讓制度；歧視性的許可限制；瞄準高技術產業的海外投資；入侵美國商業計算機系統，通過網絡盜竊美國知識產權。並且，此次 301 調查報告針對的有八個行業，均屬於“中國製造 2025”重點發展的領域。在當年 11 月，該報告又進一步補充了包括 AI、AR/VR、金融領域、醫療保健等領域。

在此之後，美國政府陸續宣佈對進口中國的鑄鐵污水管道配件、鋁箔產品等徵收高額的反傾銷、反補貼稅。這都預示着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開始進一步升級。到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認定中國對美國知識產權的侵犯，並根據《對華 301 調查報告》宣佈對華採取制裁措施，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在一天後，即 3 月 23 日，擬定對美國進口部分商品同樣用加稅反制，以平衡美國加稅舉措帶來的損失。至此，兩國經貿摩擦升級至中美貿易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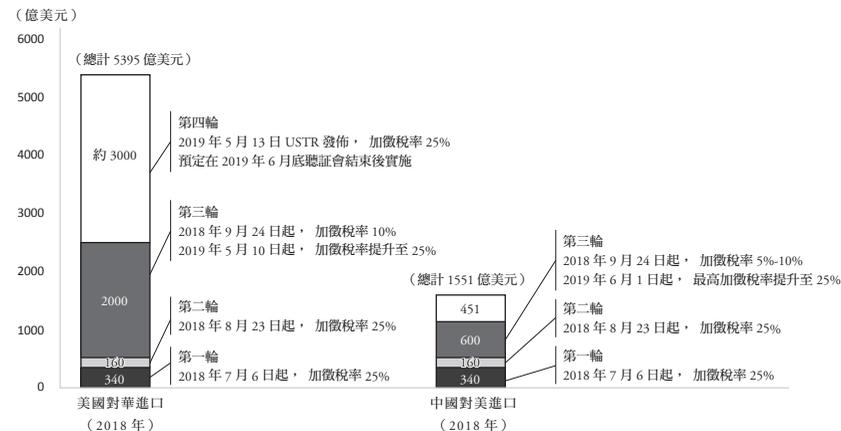


(二) 中美貿易戰的進程

中美貿易戰，又稱 2018—2019 中美貿易爭端，是中國與美國之間就兩國貿易紛爭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知識財產權和商業秘密等有關問題進行的一場關稅制裁和反制裁鬥爭。在這場貿易戰中，中美雙方你來我往，歷經了發起、升級、談判、再起、複談、緩和的反復拉鋸過程，無論是涉及的經濟總量或者關稅量，還是雙方採取措施的準確度及快速程度，都可以說是一場“史詩級”的貿易戰爭。

自 2018 年 3 月開始，中美經貿關稅制裁共經歷四個階段，每個階段以雙方實施商品徵稅為標誌，前後共發起四輪關稅制裁和反制裁措施（參見圖 1-2）。具體來看，美國在 2018 年 7 月 6 日、8 月 23 日和 9 月 24 日，對價值約 340 億美元、160 億美元和 2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分別加徵了 25%、25% 和 10% 的關稅（其中最後 2000 億美元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加徵稅率提升至 25%），而後又進一步在 2019 年 9 月 1 日正式對價值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開徵 15% 稅率。針對美國的關稅制裁，中國政府反應快速，也分別於 7 月 6 日、8 月 23 日和 9 月 24 日進行了關稅反制裁措施，對價值 320 億美元、160 億美元和 600 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分別加徵了 25%、25% 和 5%—10% 不等的關稅（其中 600 億美元加徵關稅於 2019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

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仔細觀察這場中美貿易的時間、加徵稅率等問題，中美雙方的制裁與反制裁之爭可謂刀光劍影、步步緊逼。在每一輪美方宣佈對中方實施關稅制裁的時間節點上，中方都



數據來源：關志雄：《中美貿易摩擦的擴大化和長期化——中美脫鉤傾向漸顯》，RIETI，2019 年 6 月 26 日。

圖 1-2 中美制裁關稅和報復關稅的實施情況¹

快速反應、迅速出擊，選擇在同一時間展開對美方的關稅反制裁。同時，中美雙方的加徵稅率正好持平，而中美雙方的加徵範圍也基本可以覆蓋雙方的雙邊貿易。當然，美方展開對華貿易戰是一個突然襲擊，但確實是一場有所準備的貿易制裁戰，有非常明確的加徵清單和清晰的步驟。中方的反應也說明在中方的籃子裏，早已對美國可能採取的各種舉措以及中方應有的反應有過慎重的考量和權衡，這才能夠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空檔中立馬拿出一份有分量且有威懾力的反制裁方案。

1 關志雄：《中美貿易摩擦的擴大化和長期化——中美脫鉤傾向漸顯》，RIETI，2019 年 6 月 26 日，<https://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190626.html>。

表 1-1 中美貿易戰和談判時間表

2017 年			
	8.14	美	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對中國發起貿易調查
	8.18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起對華 301 調查
2018 年			
	2.27-3.3	第一輪中美貿易磋商（華盛頓）	
	3.8	美	美國正式批准對進口鋼鐵徵收 25% 關稅、進口鋁徵收 10% 關稅
	3.22	美	特朗普宣佈計劃對中國 600 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
第一輪	3.23	美	美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向中方提出磋商要求
		中	中國商務部宣佈，將對進口自美國的 30 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
	4.2	中	中國宣佈對美進口的 128 項產品加徵 15% 或 25% 關稅
	4.3	美	美國正式提出要求對中國 500 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
	4.4	中	中國提出要求對美進口的 106 項產品加徵 25% 的關稅
	4.5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舉行針對中國 301 關稅清單公眾聽證會
		中	中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要求
	5.3-5.4	第二輪中美貿易磋商（北京）	
	5.15-5.18	第三輪中美貿易磋商（華盛頓）	
	5.19	中美在華盛頓發表《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	
	5.29	美	美國宣佈仍將對中國 500 億美元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
	6.2-6.4	第四輪中美貿易磋商（北京）	
	6.16	美	美國公佈 500 億美元商品關稅清單
		中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佈對美國 659 項約 5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



第一輪	7.6	美	美國宣佈於美東夏令時間 0 時 1 分（北京時間 6 日 12 時 1 分）起對第一批清單上 818 個類別、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 的進口關稅	
		中	中國海關總署表示，對美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措施於北京時間 6 日 12 時 1 分開始正式實施	
	7.10	美	美國公佈了對 2000 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徵收 10% 關稅的計劃	
	8.1	美	特朗普要求美貿易代表考慮將 2000 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從 10% 提高到 20%	
	8.3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美 5207 個稅目 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5%-25% 的關稅	
	8.8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最後確定被加徵 25% 關稅的 16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列表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自 8 月 23 日起對 5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	
	8.22-8.23	中美就經貿問題舉行副部級磋商		
	8.23	中美雙方於 8 月 8 日公佈的清單上出現的商品關稅正式生效		
	第二輪	9.18	美	美國正式對 2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 10% 的關稅。美國政府表示這一比例將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上調至 25%
中			中國決定對美 5207 個稅目、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5% 或 10% 的關稅	
12.1		中美雙方一致同意停止相互加徵新的關稅，並“休戰”90 天； 特朗普同意將原定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關稅上調至 25% 的決定推遲到 3 月 1 日		
2019 年				
1.7-1.8		中美舉行經貿問題副部級磋商		
1.30-1.31		第五輪中美經貿磋商（華盛頓）		

第二輪	2.14-2.15	第六輪中美經貿磋商（北京）	
	2.21-2.22	第七輪中美經貿磋商（華盛頓）	
	2.24	美	特朗普再度推遲了上調中國商品關稅的日期
	3.27-3.29	第八輪中美經貿磋商（北京）	
	4.3-4.4	第九輪中美經貿磋商（華盛頓）	
	4.30-5.1	第十輪中美經貿磋商（北京）	
第三輪	5.6	美	特朗普發推文表示，計劃於 5 月 10 日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稅率提高到 25%
	5.8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華 2000 億美元商品徵稅從 10% 提升至 25%
		中	中方回應：如果美方關稅措施付諸實施，中方將不得不採取必要反制措施
	5.9-5.10	第十一輪中美經貿磋商（華盛頓）	
	5.10	美	美國自美東夏令時間 10 日 0 時 1 分起對中國 2000 億美元商品徵收 25% 關稅（6 月 1 日抵達美國港口的，正式開始加徵）
	5.13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對 3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 關稅清單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佈對 600 億美元加徵關稅
	6.1	美	美國貿易辦公室宣佈將推遲對華部分商品徵稅時間至 6 月 15 日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佈 600 億美元加徵關稅正式生效
	6.29	習近平與特朗普在大阪峰會舉行雙邊會談，同意重啟經貿磋商	
	7.10	美	美國政府將免除對 110 種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
		中	中國購買 51072 噸美國高粱作為響應
	7.30-7.31	第十二輪中美經貿磋商（上海）	



第四輪	8.1	美	特朗普發推文表示，將在 9 月 1 日起對剩下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10% 的小筆額外關稅
	8.13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原計劃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中的 60% 徵稅推遲至 12 月 15 日，對剩餘 40% 按原計劃 9 月 1 日加徵 10%
	8.17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免除對 44 種中國商品加徵 10% 的關稅
	8.23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佈對 5078 個稅目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同時恢復對原產於美國的汽車及零部件加徵關稅
		美	特朗普發推文表示，將在 10 月 1 日起將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 25% 關稅提升至 30%，另外在 9 月 1 日起實施的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10% 提升至 25%
	9.1	美	美對華 3000 億美元商品 15% 關稅正式實施
	9.11	中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佈 16 個稅目商品排除加徵關稅，豁免期限為 2019 年 9 月 17 日—2020 年 9 月 16 日
		美	特朗普發推文表示，將推遲 2500 美元對華關稅提高日期從 10 月 1 日推遲到 10 月 15 日
	9.17	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對 437 項中國商品免除加徵關稅
	10.10-11	第十三輪中美經貿磋商（華盛頓）	
	10.11	美	美國財政部長宣佈，暫停對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從 25% 提高到 30%
	11.6	美	美國商務部對原產於中國的碼釘產品做出反補貼初裁，對相關企業徵收最高達 156.99% 的反傾銷稅，預估約為 8875 萬美元
	11.7	美	美國商務部就對華瓷磚反傾銷案做出初裁，對相關企業徵收最高達 356.02% 的反傾銷稅，預估約為 4.83 億美元
	11.8	中	中國工信部、自然資源部宣佈稀土、鎢為國家嚴格實行生產總量控制管理的產品

	11.22	美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決定，禁止美國電信運營商使用項目資金購買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的設備
	12.5	中	中國外交部決定，對美國的外交人員實施對等反制
一階段協議（2020年）			
	12.13		中美兩國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
	1.15		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華盛頓白宮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

數據來源：作者整理。

中美之間進行了十三輪貿易磋商（參見表 1-1）。可以說，中美貿易戰是邊打邊談，進展緩慢，雙方分歧較大。就貿易戰的階段性結果而言，截至 2019 年 9 月 1 日，美國對外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就已經達到 1960 年代以來的新高。同時，特朗普還計劃對中國運往美國的幾乎所有貿易產品徵收關稅。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數據顯示，此舉將把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從特朗普上任時的 3.1% 提高到 21.2%。作為響應，中國也已經提高了針對美國公司和產品的壁壘，同時降低了針對其他國家的壁壘。不斷變化的關稅政策已經導致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大幅下跌。這些壁壘正在迅速重新配置全球經濟。2019 年上半年，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下降了 12%，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 19%。¹ 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有所增長，部分抵消了與美

1 Chad P. Bown, Melina Kolb, 2019, Trump's Trade War Timeline: An Up-to-Date Guide, PIIE.



國的貿易下降。特朗普於似乎主張美國與中國部分“脫鉤”，擺脫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並威脅動用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迫使美國公司離開中國，中美貿易戰顯示出持續惡化的態勢。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在中美貿易戰的中後期，科技之爭則成為了兩國爭論的重要焦點，美國將其焦點放在了中國所推行的“中國製造 2025”，認定中國在過去較長時間內竊取了美國核心的技術，並以此基礎大力發展核心製造業，對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以及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勢產生了嚴重威脅。因此，美國針對華為、中興等高科技公司採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而中國則在此觀點上毫不退讓。中方認為美國的行為是阻礙中國在美的投資活動，且在先進技術和核心技術上希望徹底遏制中國的發展。

綜上，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在“美國優先”的政策指引下，頻頻向其他經濟體發起貿易挑戰，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兩國之間必然存在重大分歧，而中美貿易戰則是其中一個爆發點。中美貿易戰不僅僅關乎兩國的經貿往來，而是已經開始往科技戰、金融戰等多個領域延伸，磋商前景不容樂觀。透過中美貿易戰，我們可以很好地觀察中美兩國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中美雙方各自採取的舉措以及背後的考量，美國對華政策的思維邏輯演變和中方的應對之舉。可以說，這樣一場貿易上的較量，是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而這種博弈過程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